

抗日小英雄儿童文学经典读本

地下儿童团

胡树国 著



济南出版社

抗日小英雄 儿童文学经典读本

地下儿童团

胡树国◎著

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下儿童团 / 胡树国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14. 12
(抗日小英雄儿童文学经典读本)
ISBN 978-7-5488-1385-9

I. ①地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5654 号

出版人 崔刚
选题策划 孙凤文
图书统筹 林格伦文化
责任编辑 胡长粤
装帧设计 王臻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(250002)
发行电话 (0531)86131730 86131731
86116641 67817923

印 刷 阳谷毕升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880mm × 1230mm 148mm × 210mm 32 开
印 张 8.25
字 数 150 千
定 价 17.80 元

(济南版图书,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致不能忘却的历史

赵圣涛

民族的每一分子，都是一滴水，无数的水汇聚在一起，变成了淹没法西斯的汪洋大海。

童年拥有金色回忆的过往，充满了欢笑和快乐。然而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，童年是血与火的洗礼，是恐惧与坚守的交错，是梦想和信念的坚守。它的璀璨之光照亮了现在和未来。

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年代，更无法体味那个年代的惨烈、痛苦与无助。烂漫的少年被战火洗去稚嫩，拿起武器，用智慧和生命捍卫活着的尊严，捍卫民族的命运。

人不能活在历史当中，但也不能忘记历史。亲爱的孩子们，我们应该牢记历史，牢记那些为我们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贡献的灿烂星辰。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，在这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史诗中，我们要记住的不仅仅

是他们的忘我奋斗和敢于牺牲的精神，更要记住根植于我们精神深处的民族魂——不甘耻辱、不屈不挠、自强不息、奋发图强……

缅怀那段历史，通过一个个微观的人物，通过一个个灿烂的生命，窥见战争的残酷、民族的百折不挠。历史上，一些民族经历了痛苦的命运，不断地流转迁徙，直至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然而，也有些民族虽历尽艰辛与磨难，却坚韧如初，在时间的洪流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，比如我们的中华民族。

无论我们经历多少苦难，我们的精神不倒，民族就不倒，国家就不倒！

李心田爷爷、邱勋爷爷、管桦爷爷……他们的故事讲得惊心动魄，扣人心弦。小时候，我读他们的作品，读关于他们这些作品的连环画。至今，我仍能清晰地记得里面的人物形象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八十年代，九十年代……他们的书，滋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。雨来、王二小、强华、孙大兴、武建华……这些时代的英雄人物，已变成一个个红色的符号，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。哪怕再过去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，相信这些人物仍然能给予我们精神的鼓舞与激励。

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）

2014年11月20日



CONTENTS

目 录

001	一 牛角湾
014	二 鬼子办起了洋学堂
034	三 汉奸在学堂杀人
048	四 铁强华弹打杨仁斋
056	五 我爱我的祖国
072	六 任务
082	七 火红的红缨
095	八 打陀螺
114	九 巧用马蜂
127	十 大刀进行曲
138	十一 戳穿谎言
153	十二 鬼子搜查



十三	锄奸	166
十四	接关系	174
十五	夜袭火车	189
十六	在狱中	203
十七	卢三反正	217
十八	救战友	232
十九	投入新的战斗	240



一 牛角湾

湖北、河南边境有一个五千多户人家的城镇，东临群山叠嶂的大别山，西靠连绵起伏的柏桐山。市区地势平坦，有大别山奔腾而下的清澈碧绿的沙子河，环绕市区蜿蜒流过。对面陡峭的金牛山拔地而起，像一座独特秀美，高耸云端的宝塔。

平汉铁路像大地的动脉穿过市区。火车站在市区东面，跨过铁路再向东，有一个铁路工人聚集的村子，村子北大南小，中间成弓背行，像一个弯弯的牛角，人们管它叫“牛角湾”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爆发了一起震惊千里铁道线的少年儿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。

那是一九四三年深秋。

天空阴沉沉的，大团大团的乌云从天边压过来。凄厉的北风把车站上的煤炭刮得漫天飞舞，到处一片灰蒙蒙。枯黄的残叶在疾风中旋转着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“呜——”几辆鬼子摩托车开过牛角湾，接着十几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，押着一群“囚犯”，缓慢地走过来。这群人衣服破烂，满脸血痕和尘土，骨瘦如柴。鬼子用小指头粗的铁丝穿过他们的锁子骨，把他们连成一串。他们的肩上淌着血，痛楚地摇摇晃晃地挪动着脚步。

牛角湾的铁路工人、妇女和小孩，惊恐而又十分怜悯地目送这些即将被杀害的无辜者。

“囚犯”们渐渐地走远了。一个十二三岁的，打着赤脚的男孩，在这不幸的队伍后面跟了一阵，就站在高坡上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木呆呆地瞅着他们远去的背影。

嗒嗒嗒，嗒嗒嗒……

金牛山下响起急剧的枪声，那群“囚犯”一个个踉踉跄跄地栽倒在地上。枪声中夹杂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壮烈的口号声。

站在高坡上眺望的男孩，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他用手蒙着脸，呜呜地哭着朝牛角湾跑去。

牛角湾村头，靠马路边有一间破屋。墙壁是用烂砖头和黄泥垒的，屋顶上覆盖着一层麦秸，麦秸上凌乱地放着一些脸盆大小的破铁皮。门楣很低，出进都得低着头。门口有一棵八九丈高的洋槐树。如今西北风一刮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，一只黑老鹅蹲在树枝上，令人心



烦地哇哇直叫。

赤脚小孩带着满腔愤怒和不平，鼓着小嘴，气冲冲地朝破屋走去，刚到门口就大声嚷道：

“妈，鬼子又杀人啦！”

走近一看，门关着，推门进去，屋里空无一人。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呼呼地出闷气。

不一会，从门外走进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。她中等身材，虽然苦难的生活在她的脸上悄悄地布下了皱纹，面色显得蜡黄，但她的头发依然乌黑，闪光的眼里透露出坚毅、善良的神采。走路很快，动作麻利，看上去精明强干。她端着一个上了釉的瓦钵走了进来。

赤脚小孩名叫铁强华，见妈妈进来，连忙悲哀而又气愤地说：

“妈，鬼子今天又杀人啦，那些人真可怜，死时的叫声，刺得人心里多难受啊！”顷刻，妈的脸色气得发白，胸脯急促地起伏着，愤愤地骂道：

“强盗，这批强盗啥坏事都能干得出来！”

“鬼子不把咱们中国人当人，要杀就杀，要砍就砍。咱们中国人不晓得跟他们拼？”

“孩子，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。咱们中国人要想不遭人家杀害，就只有组织起来。没有组织，一盘散沙，想拼也拼不成。”

强华不作声，眨了眨眼睛，默默地思索着妈的话。

妈开始动手捅炉子，洗手和面。

“妈，我不想吃，肚子气饱了，吃不进。”

妈疼爱地说：“不吃咋行？你还是早上喝了一碗菜糊糊，再不吃，当心饿坏了身子骨。”

强华瞅了瞅面盆，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：“又是橡子面，我不吃，吃了肚子胀，屙不出来。”

妈怜悯地说：“不吃橡子面吃啥？咱家断粮两天了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这点儿面还是从你严大婶家借来的。要不就得喝西北风。”

强华觉得妈说得对，不吃橡子面吃啥？吃大米白面？别说没钱买，有钱也买不到。停了会，他问道：

“妈，咱中国出产那么多大米白面都叫鬼子抢去啦？”

“是的，都叫鬼子抢去了，有的还运到日本去了。”

强华气得脸通红，挥着拳头骂道：

“狗日的真坏，咱们得把它抢过来！”

妈妈声音低沉而又柔和地说：

“小心点，当心鬼子听见。”

这时候大马路上传来一阵沉重而又杂乱的钉子皮鞋声和隆隆声。

强华和他妈提心吊胆地跑到门口张望，他们看见一队接一队的鬼子兵和伪军，傲慢地扛着三八枪、轻重机



枪等各种武器，朝东边大别山开去。当官的穿着漂亮的军服，腰间挂着长长的东洋刀，神气活现地骑着高头大马，嘚嘚地行进在队伍旁边；一群枣红的蒙古马和体格高大的骡子，拖着重炮和榴弹炮在马路上隆隆地滚动；摩托车颠簸着向前急驶，扬起漫天的尘土。

“妈，他们这是去干啥？”强华憎恶而又好奇地问。

妈妈低着头，嘴巴紧贴着强华的耳朵，悄声地说：

“可能是进山扫荡新四军。”

“是不是爹说的那个打鬼子、打坏蛋、救穷人的新四军？”

妈吓得慌忙拿手堵着他的嘴，
把他一把拉进屋里骂道：



“死鬼，谁叫你亮着嗓门瞎咋呼，鬼子听到了咋办？”

“妈，我不怕，我长大了还要当新四军哩！”

妈惊愕地望着强华充满稚气的笑脸，严厉地问道：

“这是谁教你的？”

“谁，爹呗！”

“你爹？”妈妈诧异地睁大眼睛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华强调皮地、滔滔不绝地说：

“哼，你们还瞒着我，我啥都知道啦。你们去年把我放到姥姥家，你跟爹、还有严大叔、严大婶都到新四军那里去过。”

妈脸色都变了，她惊慌地捋了捋头发，问道：

“这是你爹告诉你的？”

强华天真地把嘴巴对准妈的耳朵，小声而又神秘地说：

“是爹跟严大叔谈话，我偷听到的。”

妈一把将强华拉到怀里，脸贴着脸，用粗大柔软的手抚摸着他的头，激动而又焦急不安地说道：

“好孩子，知道了就埋在心里，可不能对外人讲，讲了就是要杀头的。”

强华偏过头，眼睛盯着妈的脸，黑瞳仁里闪着机智的神采：

“妈，你别害怕，我谁也不告诉，我长大了，懂事啦。”



几句话，说得妈眼眶都湿润了，她爱怜地搂着强华的肩膀，感慨地说：

“我家强华长大了，懂事啦，妈也放心啦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强华只吃了两块饼就不吃了。妈奇怪地问道：

“你咋不吃饱？”

“跟爹留两块，咱们都吃了爹回来吃啥？”

“你尽快吃，你爹回来还有。”妈说着揭开锅给强华看，锅里还有四块饼。

“那明天吃啥？”

“明天再打主意。这苦年月，哪一天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。”

夜晚，强华躺在被窝里，妈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他纳鞋底。强华望着妈那由于饥饿、操劳过度，脸上过早地刻下的又粗又深的皱纹，心里一阵难过。他懂事地说：

“妈，当心把身子累坏了，我不穿鞋。”

“不穿鞋扎脚。”

“我惯啦，不怕扎。”

“冬天到啦，不怕扎也冷。”

“你快睡吧，妈，我不怕冷。”

“快闭上眼睛，别替妈操心。”

妈给强华掖好被子，又专心地纳起鞋底来。纳着纳

着，想起强华这孩子苦里生，苦里长，没有过一天好日子，不禁暗暗掉下泪来。

强华出世时，他爹在江岸机务段捡煤。穷得别说给过月子的母子买老母鸡，连条鱼也买不起。大人没有奶，孩子成天饿得哇哇叫，他爹难过得唉声叹气，想来想去，决定到武昌徐家棚机务段他表叔那里借几个钱。为了早去早回，便抄近路，穿日租界到粤汉码头搭船。可是到了日租界，日本人不准过。他爹是个性情刚烈的汉子，不服气地说：

“为啥不准过？”

那日本人显出高傲的神情，拿棍子轻轻地敲着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牌子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这是规矩。”

他爹一看，火冒三丈，气得猛地一脚照牌子踢去，愤愤地说：

“这是中国的地盘，中国人就是要过。”

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巡捕，说他故意闹事，扭住他，没头没脑地打了一顿，打得他头破血流。中国警察过来也不敢管。他回来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，嘴里一个劲地骂：

“蒋介石这狗日的太无能了，让外国孙子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。”

他盼望着有一天能打倒蒋介石，建立一个新中国，



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，把那些欺辱我们的外国人统统赶走。这样他就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“强华”。

强华没有奶吃，过两天又得了病，渐渐地瘦得皮包骨头，奄奄一息。幸好他表叔听见了这件事，亲自把钱送了过来，这才买了些鲫鱼、黄花一类的东西，把奶催下来，又抓紧治病，挽救了孩子这条小命。可是由于大人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不久奶水又断了，只好熬点稀饭什么的喂孩子。孩子就这样饥一顿，饱一顿，糠一顿，菜一顿的情况下慢慢长大。说到穿，这么多年孩子可没穿过什么好衣裳，浑身上下都是拿大人穿不成了的衣服改的。真是补丁摞补丁。日寇侵占这里以后，穷得连扯布头做鞋子的钱也没有了，除了冬天，孩子一年总有七八个月打赤脚。不过他也确实苦惯了，一双脚片像榆树皮一样，在石子、煤渣上踩，也不觉得疼。俗话说：“穷人的孩子命大。”虽然日子过得艰难，缺吃少穿，可是孩子却像一颗小松树茁壮地成长起来了，长到十三岁了。想到这里，强华他妈难过的心里得到了一些安慰，不由得瞅了瞅强华，强华睡着了，睡得是那样安详，嘴角上还流出两滴淘气的涎水。

孩子长大了，许多事情都瞒不住他了。是的，去年夏天，我跟严大车、严大婶、张祥、金义一起，瞒着亲友，跋山涉水，巧妙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，在大悟山找

到了党，找到了新四军。我们怀着抗日救亡的决心，参加了新四军。严大车、张祥、金义在三营当兵。营长姓李，高高个，一脸黑黢黢的络腮胡子，人称“胡子营长”。我跟严大婶参加当地妇救会的工作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们学抗日的道理，学做群众工作，学游击战术，学打枪，有时还学文化，干得可红火了。秋末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刚刚帮助老乡收割稻谷回来，胡子营长把我们找了去，告诉我们组织上派我们回沦陷区，到铁路上做地下工作，并决定成立地下铁道党支部，由严大车担任书记，张祥、金义担任委员。回去后以党的地下支部为核心，广泛发动和团结工人群众，在铁道这个交通大动脉上开展对敌斗争。这样跟山里配合，从敌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，困扰敌人，打击敌人，消灭敌人……

“砰、砰、砰！”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，也惊醒了熟睡的强华。她过去开门，外面进来一个扛着布袋的膀粗腰圆的七尺汉子，强华眼一亮，忽地从被窝里坐起来，喊道：

“爹，咋回来这么晚？”

“车在鸡公山误点了。”

“金义，你这扛的是啥，看把身子弄得白乎乎的。”

金义得意地笑了笑：“白面，吃的白面。”

“哪来的这么多白面？”强华妈妈用困惑不解的双眼